

# 《灌籃高手》：女性球隊經理的 媒體再現及其批判論述\*

邱建章\*\*

## 摘 要

**緒論：**漫畫是一種擁有大量讀者且對個體價值觀與行為選擇，具有深刻影響力的大眾媒介。在這個高度重視圖像閱讀與消費的時代，越是受到歡迎的媒體文本，越需要進行必要的文化檢視。**方法：**本文將以《灌籃高手》作為分析對象，並以「批判論述分析」探究漫畫文本如何再現女性球隊經理的文化形象與角色功能，進而釐清性別意識形態的深層意涵。**結果：**女性球隊經理的媒體再現，突出了「戀人的崇敬」以及「支援型工作」與「照顧型工作」等三種角色結構，深刻體現出性別不平等的社會分工，產生一種「專屬於女性」的刻板印象。**結論：**閱聽大眾如以批判論述的視野來解讀根深蒂固的文化現象，藉此鬆動媒體再現背後的性別政治意涵，方能開啟具有「判斷力」的媒體素養。

**關鍵詞：**女性球隊經理、再現、性別意識形態、批判論述分析、媒體素養

---

\*本文受惠於行政院科技部專題研究計劃「場邊的無名英雄：籃球校隊女性經理的角色認知與性別操演」(MOST 107-2410-H-259-055-)之經費補助，並為此計劃之部分成果。作者特別感謝本刊兩位匿名評審的寶貴意見。

\*\*邱建章，國立東華大學體育與運動科學系副教授，ivanis1976@yahoo.com.tw

##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of the Media Representation of Female Sports Team Managers: A Case Study of Slam Dunk**

*Chien-Chang Chiu* \*

### Abstract

**Introduction:** Comics are a mass medium with a large readership and a powerful influence on the values and behavioral choices of individuals. In an era when graphic narrative and consumption are highly valued, it is of great importance and necessity to pay attention to and examine the media texts that receive high popularity. **Methods:** Taking Slam Dunk as the research object, the study adopted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to explore how the comic represents the cultural image and role structure of female sports team managers and further clarified the gender ideology that lies within. **Results:** The media representation of female sports team managers in Slam Dunk are demonstrated through the following three role structures: admiring or adoring the players, providing assistance, and looking after the team, all of which manifest an unequal social division of labor based on gender and create a stereotype of women's work. **Conclusions:** Through the lens of critical discourse, readers and audiences could tell the prejudice in certain deep-rooted cultural phenomena, identify the connotation of gender politics behind media representation, and hence improve media literacy and judgement.

**Keywords:** female sporting team manager, representation, gender ideology,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media literacy

---

\* Chien-Chang Chiu,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Physical Education & Kinesiology, National Dong Hwa University

## 一、緒論：媒體再現與性別意識形態的建構

漫畫是迷人的。漫畫迷人處之一，在於它和童年成長經驗如此緊密相繫。漫畫是一個極具潛力的媒體，它可以承載非常複雜、非常深刻、非常現實的訊息。漫畫可以是兒童、青少年乃至成年人的媒體，並為閱聽眾帶來豐富的閱讀快感（楊照，1999）。因此，漫畫不該被視為一種次級且負面的囡仔冊，「漫畫本身其實是一種厲害的思想」（邱香凝，2020）。除此之外，漫畫更是一種結合圖像與文字的文創產品。然而，在這個高度重視圖像閱讀與消費的時代，越是受歡迎的媒體文本，越需要進行必要的文化檢視。

例如，《灌籃高手（Slam Dunk）》這部由井上雄彥於 1980 年代末開始繪制的運動漫畫堪稱經典，內容生動地描繪一群高中籃球員，戮力追求全國冠軍的歷程。雖是一部轉譯自日本的漫畫，卻深刻影響當時乃至目前的年輕世代。事實上，「臺灣的動漫畫瀰漫著濃濃的哈日風，如 90 年代初臺灣盜版日本漫畫的鼎盛代表即是《少年快報》（每期約滯後日本一個月後盜版翻譯連載中文版灌籃高手），曾創下一週 23 萬本的驚人銷售量」（陳仲偉，2004）。近年，更有報導指陳：《灌籃高手》的手機遊戲在臺灣上市僅 22 天，營收已破億元，下載人次超過兩百萬次（陳君毅，2020）。職是之故，此一紙本漫畫不斷衍生出動畫卡通、電影、手遊、公仔、帽子、衣飾以及各式琳琅滿目的周邊商品，進而形成一個文創產業鏈，其文化與經濟層面的影響力延伸至今，持續擴散此一漫畫文本的社會效應。

因此，日本漫畫對臺灣在地文化而言，是一個深具「公共領域（public sphere）」的社會議題。尤其，漫畫是擁有大量讀者且對個體價值與行為選擇具有影響力的大眾媒介之一，有必要進行公共的文化討論，絕不可等

閒視之。原因在於，動漫畫吸引大眾的不會只有感動與共鳴，更能激發出有意義的思考與知識生產，為閱聽眾進行一場性別文化的對話與探索。

然而，為何運動的媒體文本可以帶來如此強烈的文化影響和社會話題呢？這是因為，「媒體運動組織是一個（資本／文化）權力機構，它的市場動力就是奠基在運動文化的感性之上」（Wenner, 1998），而運動漫畫則是張揚此類感性的文化媒介，有如「夢想生產的空間」（邱建章，2007），深具「教育意涵」（張培元，1997）。諸多論者也表示，以象徵觀點來看：「運動涉及奮鬥、掙扎、競爭、勝負、個性、個人主義、合作、男子氣概、性別、種族、國家主義、尊嚴、犧牲、紀律、成就與成功、暴力和消費主義等佔支配地位的論點，並通過與運動相關的媒體再現而長久地保留下來」（Coakley, 2004; Nixon & Frey, 1996）。以此觀之，運動的深層意涵強調支配和競爭的價值，且內含某種「性別意識形態（gender ideology）」。

當這些深層意涵發生效果時，將有利於合理化性別差異，讓具有特定歷史背景的社會價值轉變成自然而然的世界觀，進而再生產既有的社會秩序與文化結構。

尤其，全球運動的媒體傳播強化了男性霸權，同時也助長了「符號消滅（symbolic annihilation）」（女性在運動新聞中被瑣碎化或根本不予呈現的情形）、以及「性別差異的寓意」與「男優女劣」的意識型態，或聚焦在女性的「性吸引力」，強調女性的「美貌神話與迷思」，這是父權體制將女性邊緣化的武器，同時也是壓迫女性的一種宰制力量。除了將女性性慾化（sexualisation）之外，更體現了瑣碎化（trivialization）的問題，進而維繫了男性在運動領域內的霸權地位（洪嘉菱，2003；胡崇偉、陳月娥，2013；姜穎、吳宗翰，2021；潘翠雯，2007；Maguire, Jarvie, Mansfield & Bradley, 2002）。

上述的文化評論與性別觀察，明確指涉了不分地域與文化，女性都受到媒體再現的不平對待。所以，運動社會學者 Hargreaves 才會強調：這是

因為運動看起來是如此明顯的自然與身體息息相關，並受到自然法則的支配，讓觀賞者感覺到媒體運動的內容與政治和社會議題全然無涉。事實上，所有的媒體內容都是社會建構（socially constructed）的產物，透過圖像與敘事，呈現主流價值以及社會秩序（Hargreaves, 1986）。因此，上述媒體再現與性別批判的觀點，不僅深具啟發性，也可作為檢視《灌籃高手》性別再現的理論資源。

翻開《灌籃高手》，讀者映入眼簾的會是櫻木花道、流川楓及赤木剛憲等角色所呈現的陽剛身體與競爭表現，這樣的「觀看方式」是整套漫畫的重點所在。但，閱聽大眾一旦反轉目光，開始「凝視」女性球經，目力所及，將會「體現」出一套完全不同版本的故事軸線與敘事重點。承上所言，本文將把視野聚焦在場邊的女性球隊經理（如赤木晴子和彩子），並以《灌籃高手》作為批判論述分析的對象。會有這樣的視野轉換與觸發，緣於筆者進行研究訪談時，諸多受訪者都不約而同地提及此一經典漫畫對他／她們（不管是男性球員還是女性球經）帶來的深刻影響，是建構其女性球隊經理角色形象與文化認知的社會化媒介之一。因此，本文將嘗試探究《灌籃高手》中，女性球隊經理的媒體再現所內涵的性別意識形態。為達成本文題旨，下文將依序說明以下三點：(1)性別分工、女性球隊經理與批判論述分析方法；(2)「女性球隊經理」的角色結構與性別互動；(3)《灌籃高手》的雙重效應—美好的詩學體驗與性別的文化政治（代結語）。

## 二、性別分工、女性球隊經理與批判論述分析方法

《灌籃高手》中女性球隊經理的文本意涵，是介於「運動場域的性別傳播問題」及「社會場域的性別分工問題」的重疊之處，所以有必要接合上述兩者的相關概念，以此闡明女性球隊經理媒體再現的性別意識形態與

理論背景。故此，下文將鋪陳「社會的性別分工」與「女性球隊經理的相關論述」，作為本文進行「批判論述分析」的理論資源。

### (一) 社會的性別分工

在性別認同及性別角色的社會化過程中，家庭、學校和媒體都是重要的強化機制。父母的期望、教育的內容，和大眾傳播所提供的訊息和節目經常都在複製男尊女卑、「男主外、女主內」的意識形態和傳統觀念（張晉芬、林芳玫，2003）。依照功能論的看法，男性養家、女性照顧（breadwinner/caregiver）的傳統性別分工，是讓家庭發揮良好功能的最佳運作方式。長久以來，男女依照這樣的分工模式，便形成一種穩定的「性別秩序（gender order）」與特定的「性別配置（gender arrangement）」（唐文慧，2012）。此外，各種歷史與跨文化的研究也指出，性別分工與性別不平等是分不開的，性別分工以及女性負責照護工作，共同造就了男性的支配狀態（Chodorow, 1999）。

性別與勞動研究則指出，女性受薪工作的模式，普遍有三項區別性的關鍵特色。女性集中在某些部門或職業（這稱為水平區隔）；女性傾向於位居職業階層底部（這稱為垂直區隔），而且即便是做同樣的工作，女人整體而言賺得比男人整體要少。尤其，男女進入不同職業的區隔，與性別的社會期待有關。女人從事的工作，傾向於確定「養育、照顧和支持」他人的社會期待（McDowell, 1999）。美國社會學家 Hochschild 則是第一位從社會控制的角度看待工作者的情緒操演、並提出「情緒勞動（emotional labor）」一詞的學者。照顧工作者之所以被視為女性的或符合女性特質的工作，其中一個主要原因即是勞動過程須展現愛心和耐心，這些似乎都被視為女性與生俱來的特質。其中，性別、照護工作與情緒勞動之間則有直接的關聯性（張晉芬，2013）。

所以，工作並非是性別中立的，而是被塑造成適合男人或女人的工

作，構成和維繫工作的整套社會實踐被建構出來，以便體現為社會所認可但多變的「男性氣概」與「女性氣質」特徵（McDowell, 1999）。而且，女人成為瑣碎任務的被動執行者，使得男人可以安心從事養家這樣的真正工作。也就是說，某些女性必須面對一個事實，那就是她的許多時間都以一種完全沒有生產性的方式耗去（成令方等，2008，230-236）。此外，社會科學家更發現了一個驚人的原則：當一個工作分配給男性時，那個工作往往是重要且具有較高的社會聲望（Henslin, 2014）。上述將女性置於下位的社會結構，被認為是一種「厭女情節」的展現，就像社會學家上野千鶴子所述：厭女不只是單純的討厭女人，而是在男人成為性主體的過程中，必須將女性客體化、他者化，以此證成男性自身的存在價值與優越感（楊士堤，2015）。

## （二）女性球隊經理的相關論述

稻田俊治在〈高中運動團隊女性經理工作之研究〉中表示，女性**球隊經理**的角色認同有以下三大類型：(1)「照顧型工作」（如茶水的準備、休息室的打掃、比賽制服的清洗、選手的健康管理、運動傷害緊急處理、在選手煩惱時與之談心、鼓勵選手）；(2)「支援型工作」（比賽的紀錄、隊費雜支的管理、設施的管理、比賽結果的分析和評價、用具的管理、練習的紀錄、練習用具的準備、幫忙練習活動、教練和隊員的聯絡事務、畢業校友的聯絡、行事曆的規劃與準備）；(3)「偶像崇拜者的存在」（如團隊氣氛的營造〈熱情加油或愛慕選手〉）。其他如決定選手出場次序、決定練習內容、選手的技術指導、運動團隊的營運，則是不被隊員期待、女性經理也無意參與決定的工作（稻田俊治，1991）。他的研究表明，男性運動團隊中的女性球隊經理為了讓選手與教練專心於訓練和比賽上，被期待去完成各種與女性特質高度相關的工作內涵，女性球隊經理也認同自己的既定角色。這樣的社會分工，界定了女性球隊經理「要做什麼、會做什麼、

該做什麼」的範疇與框架。

高井昌吏也表示，日本社會是在 1965 年起，新聞報導和少女漫畫大量浮現「肯定」女性球隊經理的文化論述與媒體圖像，並開始高度再現性別分工的刻板印象後，才使得女性球隊經理取得越來越高的社會正當性（高井昌吏，2005）。柿沼昌芳及畠山幸子也對女性經理角色與工作的性別化問題提出批判，強調這是校園文化再製權力不平等的性別分工，不利於性別平等運動，是社會不平等的「再生產」裝置（柿沼昌芳，2006；畠山幸子，2000）。

2018 年，関めぐみ則以民族誌的方式探究女性球隊經理在大學運動社團中的相互關係和性別歧視，內容關注不同女性經理的經驗感受與性騷擾的經歷，試圖尋求男性運動員與女性經理之間平等關係的可能性及其主體性的轉換（関めぐみ，2018）。總結上述性別分工與女性球隊經理的相關論述，「媒體再現」是女性球隊經理取得社會正當性的主要原因之一，其中，「照顧型」、「支援型」與「偶像崇拜者的存在」，則是女性球隊經理主要的角色結構與功能表現，並有性別不平等的文化意涵，並引發女性主體經驗與價值的相關討論。

### （三）批判論述分析方法

關於「批判論述分析（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Fairclough 將傳播事件的分析架構區分為三個向度（dimensions），分別是文本（texts）、論述實踐（discourse practices）、與社會實踐（social practices），並將論述界定為「透過特定觀點再現既定社會實踐的一種語言應用」，它與社會結構之間呈現一種辯證（dialectical）的關係，一方面論述的塑造受到社會結構的制約，另一方面論述對社會結構的相關面向，也有建構（socially constitutive）的作用。就前者而言，包括階級結構、社會關係、制度機制、規範制約等都會對論述的塑造與制約發揮作用；就後者而言，透過論述實



踐可以建構包括社會認同、主體位置、社會關係、知識與信仰體系等。可以說，論述作為一種實踐，不僅是再現世界，賦予世界意義，甚至也建構或改變了世界（倪炎元，2018，168）。

其中，連結「文本」與「社會實踐」兩個向度的「論述實踐」向度，則是作為文本與社會結構的中介。因此，對 Fairclough 而言，三向度的分析並不是個別獨立的進行，而是辯證的交融在一起，文本分析與社會實踐分析主要是透過「論述實踐分析」居中加以連結（link），也就是說，任何有待分析的特定文本，都包含了文本分析、論述分析與社會文化分析三個向度。批判論述分析途徑即是透過選擇出來的特定文本作為切片，努力還原其背後的社會結構（倪炎元，2018）。承上所述，本文將以批判論述分析，探究《灌籃高手》的「論述實踐」是如何再現女性球隊經理的文化形象與角色功能，進而透析背後的性別意識形態。

### 三、「女性球隊經理」的角色結構與性別互動

關於女性球隊經理的媒體再現，如要產生較具穿透性與詮釋性的視野，則必須探究女性處於男性主導的運動團隊時，球隊經理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結構與功能表現，此一問題的解答則必須回到女性球隊經理和男性球員（包含教練）之間的日常脈絡、互動方式與分工細節。因此，本文將以《灌籃高手》（共 31 冊）（廖乾助，1992）全集進行論述分析，並摘錄全集文本中有關女性球隊經理的角色結構（例如照顧型工作、支援型工作以及偶像崇拜者的存在等三大類型）。而在漫畫文本中，最主要的分析內容則為「漫畫旁白與文字說明」的論述內容。下文引號內予以黑體字的部分即為旁白文字，並以批判論述分析的方法來解讀漫畫文本中的性別意識形態與文本內涵。

而在進入論述分析之前，有必要簡略地理解《灌籃高手》的主要敘述軸線，此一經典漫畫是以神奈川的湘北高中參與不同層級的籃球競賽作為漫畫文本的結構框架。首先，高一新生櫻木花道和流川楓加入球隊後，讓湘北隊的戰力大大提升，加上三井壽和宮城良田的陸續歸隊，使得以赤木剛憲為首的湘北成為具有挑戰全國大賽的新興隊伍。

在漫畫文本的推進過程中，湘北有如黑馬，打敗第二種子翔陽，進入神奈川縣選拔賽。首戰就碰到海南附屬高中這支稱霸神奈川數十年的強隊，之後再與勁敵陵南對戰。接著，在全國大賽開始之前，湘北在集訓期間與廣島常誠高校進行友誼賽。全國大賽開賽後，湘北第一個對戰的是習慣以骯髒手段求勝的豐玉高中，第二場比賽則遇上山王工業這支全國冠軍。第三場比賽則對上愛和學院。也就是說，湘北高中這支隊伍，歷經校園內的組隊訓到晉級縣大賽，進而邁向全國大賽的歷程，節奏明確而快速地展現整部漫畫的敘事主軸與文本細節，其中最重要的敘述重點即為櫻木花道的「成長歷練」與「相遇晴子」。

本文則是以彩子和晴子兩位女性球隊經理作為分析的焦點，探究上述男性運動團隊的競賽歷程加上女性球隊經理的漫畫文本細節，是如何透過井上雄彥「再現」出球經庶務的「性別化」，並將球隊經理連結成「女性專屬」的文化形象與行為表現，進而鋪陳出《灌籃高手》這個與主流性別價值有關的運動故事。

此外，為何要在《灌籃高手》連載轉譯至臺灣社會的 30 年後，再來進行女性球隊經理的媒體再現與批判論述分析呢？這本經典運動漫畫雖於 30 年前開始在日本連載，但經過轉譯傳播後已成為深受臺灣受眾歡迎的媒體文本。30 年前與 30 年後的今天，它的影響力如以前文所提及之消費狀況而言，仍有其突出的具體表現。本文透過全集文本，一集、一集地將漫畫文本中有關女性球隊經理的性別角色與文本細節予以摘錄，具體論證《灌籃高手》的性別意識形態。尤其，至今為止，臺灣尚無關於女性球

隊經理的性別論述分析，本文希望藉此初步開啟女性球隊經理的相關研究。以此言之，本文將以 30 年前從日本社會轉譯到臺灣的《灌籃高手》作為主要分析文本，探究這本受到歡迎的漫畫所再現出來的性別秩序與意識形態。

### (一) 偶像崇拜者的存在與男女共舞的雙重互動性

當女性球隊經理涉及「偶像崇拜者的存在」時，其角色常會聚焦在團隊氣氛的營造，以及到場邊熱情加油或愛慕選手（稻田俊治，1991）的表現上。當讀者翻開《灌籃高手》，第一集的第一頁（後文皆以一代表集數，1 代表頁碼），櫻木花道就正式登場了，場景是櫻木正在進行戀愛告白，女方的回應則是：「對不起，櫻木花道。我已經喜歡籃球隊的小田了」（一，1）。告白對象直言心屬某位籃球校隊之男性球員，這讓櫻木花道經歷了第 50 次的失戀。這個畫面也預告了《灌籃高手》中「愛」這個主題的重要性，尤其是「異性戀」的「浪漫愛情」。

不久，赤木晴子這名高一女生也接著亮相，她在校園裡第一次巧遇櫻木時就對他進行品頭論足，然後馬上一連串的發問與評論：「你喜歡籃球嗎？你好高喔？你跟流川楓不知誰高？你的肌肉好結實，腿也是，你一定是運動員，會運動才像個男孩子」（一，12）。短短的問句中，隨即呈現出女性對男性籃球員的身體想像、文化偏好與刻板印象（赤木晴子是隊長赤木剛憲的妹妹，在漫畫文本中是一位高校美少女，單戀流川楓這名灌籃高手）。櫻木這個門外漢，很快就被晴子的美貌，「召喚（interpellation）」進入籃球世界，即便完全不懂籃球，仍對晴子謊稱：「（我）喜歡（籃球）的不得了！因為我是運動員」（一，14）。此刻的畫面更描繪出櫻木花道喜極而泣的表情，說：「我的春天終於來了」（一，14），並欣喜地接受晴子的邀約，共同去觀看湘北高中籃球校隊的練習。

這部以青少年為主要受眾對象的文本，開篇就將愛慕的情節作為主要

軸線，浮現女性球隊經理作為「偶像崇拜者」的角色。為統整此一角色內涵，下文將摘錄全集中與此有關的旁白說明，作為第一種角色類型的分析內容。例如，晴子在第一集就明白表示：「其實我一點運動細胞也沒有，所以上高中就不想再加入籃球隊了。但是我很喜歡看人家打球，好喜歡！」（一，26），並強調：「Slam Dunk（灌籃），它不僅精彩刺激，也是觀眾最愛看的。尤其大家都在擔心 籃板會不會被強力灌壞時，那才是高潮哩。整個體育館的觀眾都沸騰起來。」並且羞澀地表示：「還有，流川楓的灌籃也很棒」（一，26-27）。

以上的論述對白，晴子先是表達身為女性的運動能力比男性更為欠缺（晴子曾是國中女子籃球隊員），甚至還會浮現嫉妒櫻木優秀運動能力的感受（二十三，13），次而展露出女性受到男性運動能力的吸引，說明了偶像崇拜背後的生理與文化基礎：一種異性戀之間的吸引力及透過場邊凝視所產生的身體快感。當然，不僅僅是晴子，許多場邊年輕的女性觀眾，也會為了球員的優缺點與不同條件而爭論不已、醋勁大作。運動在此就像是一個為男性保留的文化特權，不斷引發場邊迷妹（如流川楓親衛隊）的搖旗吶喊，這群親衛隊經常會因流川楓的優異表現而在場邊讚嘆：「剛剛那球真是酷死了！流川楓真酷！我決定一輩子都要跟著他」（二，92；三，16；三，123；四，7；四，80；四，109；四，113；五，32；十，81；十三，84；十三，101；十九，92；二十四，53）。

當流川楓的名字在前文第一次出現後，就開始在櫻木花道的耳邊不斷迴響著。因此，櫻木在隔天遇見晴子時，強忍眼淚決堤而向晴子提問：「流川楓是你的男朋友對不對？」（一，45）晴子則回說：「他（流川楓）根本不認識我。流川楓是富丘國中的籃球隊員，我的母校四中離富丘很近，兩校經常舉辦對抗賽。儘管我們校隊每次都對他採緊迫盯人的攻勢，但還是屢戰屢敗。因為，光盯他就要三個人。更厲害的是，他不但突破了三人的防線，還演出了四次灌籃，把四中打的落花流水。那場比賽，他一個人就

攻下 51 分。他那天的身影至今仍深深烙印在我的腦海中……」。隨即，晴子覺察到自己這段真情告白的尷尬：「啊！討厭！我怎麼會跟你說這些有的沒有的！這些話我從來沒對別人說過，你可不能對人說喔！」（一，45-49）。這段對話明白表示，晴子已深深「暗戀」流川楓這位深具天才的籃球選手。

知曉晴子單戀流川楓後，櫻木行屍走肉般地逛遊校園，並在此時看見籃球校隊正在體育館練習，不久，櫻木就因細故而和籃球隊長衝突，並單挑赤木剛憲，人聲鼎沸的球館中，櫻木突然看見晴子現身人群（此時還不知道隊長是晴子的親哥哥），直覺認為：「她（晴子）是來替我加油的」（一，112）。瞬間引發櫻木的求勝鬥志，就在和赤木空中激烈爭球的同時，櫻木猛力抓球，「把球往籃框中央狠狠地灌下去」（一，133-134），並贏得那場僅得一分的逆轉勝。這場戲劇張力十足的文本橋段，則被井上雄彥設定為「愛情勝過一切」（一，99）的斗大標題。上述女性凝視的認可與男性的運動能力，都聚焦在「陽剛的運動成就」，並成為主角櫻木花道進行性別認同與建構的主要目標，對他而言，這也是一場「做性別、轉大人」的性別儀式。因為，性別並非天生自然的本質，而是一種社會建構的文化規範，需要個體藉由性別認同的需求，進而裝扮表演出他／她想要的性別模樣（以及別人眼中的性別角色）。以櫻木花道而言，作為一名異性戀高中男生，透過運動來展演陽剛的男性氣概並積極成功地追求女性，即是他「做性別」的日常生活實踐，也是他「轉大人」進而建構自己穩固的性別認同與角色展演的性別儀式，並自我期許成為別人眼中的「運動英雄」。這樣就可以在賽場上盡情地展現自己身為男性的運動能力，也藉此增加抱得美人歸的可能性。

此外，二年級籃球隊員（因故退社）宮城良田和二年級球隊經理彩子在校園不期而遇，卻出拳攻擊陪伴彩子輕步緩行的櫻木花道，表現出宮城對彩子的強烈感情：「彩子！站在你旁邊的傢伙是誰？」（六，146）。文本

敘事中，和櫻木花道肢體激烈衝突過後的宮城向櫻木坦言：「我在國中時也是籃球社的，但是上了高中卻不知道該不該繼續。有一次跑到體育館看人練球，就在那時看見她（彩子），而對她一見鍾情……於是我馬上加入籃球社，希望我加入籃球隊能讓隊伍強大起來，只要能博得彩子一笑，我什麼都願意做」（七，22）。以上的敘事脈絡，呈現出兩性間崇敬與愛戀的「雙重互動性」，會形成不同的交往組合與愛戀崇敬的情節。例如晴子對流川楓、櫻木對晴子以及宮城對彩子的暗戀情愫。

另一個與偶像崇拜有關的文本是，晴子在下課後對女同學提議：「我們去看看籃球社練球的情形吧！」（二十二，30），女同學譏諷她：「不對喔！你是去看流川楓一個人吧？」（一，147；二十二，30）晴子則不好意思地回說：「不是啦！我真的是純粹為湘北籃球隊加油的。你不要亂講啦！」（一，147；二十二，30）。刻意顯露出晴子經常到體育館觀看籃球校隊練習的表現，背後有著不願旁人知曉，但又眾人皆知的目的。文本中，更不斷地將外貌可愛又溫柔的晴子再現為「偶像崇拜者」，尤其是在流川楓進行不同對戰組合並且強力灌籃的時刻，晴子眼中總是繪滿愛心與傾慕的表情（二，52；二，93；六，28；九，25；十，168；十一，43；十三，124；十三，145；十九，93）。當然，不只是對流川楓，櫻木花道在場上石破天驚的灌籃，也會獲得晴子在看台上淚流滿面地讚嘆：「櫻木……加油」（十五，90；十七，132；十八，21；十八，152；二十一，103；二十一，108；二十三，74；二十四，31；二十四，119；二十五，140；二十八，31；三十，171；三十一，101；三十一，140；三十一，150；三十一，154）。身為讀者，只要我們細心觀察上述摘引頁面的比例就會發現，藉由井上雄彥的畫筆，赤木晴子的眼睛越到後來越是受到櫻木花道的吸引，也越來越加崇敬、凝視這位永不放棄的灌籃高手。

在知曉櫻木花道的過人毅力、善良人格與運動能力之後，晴子開始對櫻木有所傾心：「以前櫻木花道為了想灌籃，一頭撞上了籃板，曾幾何時，

現在已經是（經過幾場比賽的洗禮，櫻木上場時已是全縣觀眾的焦點）……，櫻木真是了不起！」（十七，132；十七，178；十八，70；二十六，146）。甚至在櫻木個人特訓期間陪伴他，當面對其述說：「櫻木！你好帥喔！像是個身經百戰的戰將！」（二十二，146）、「加油吧！櫻木！你進籃球的球數越來越多了！」（二十二，156），兩人甚至像情侶般相約到專賣店購買新的球鞋（二十二，178-186），還會在晚間時刻與櫻木花道通電話，鼓勵他：「明天一定要展現你集訓的成果喔！」（二十三，41）、「恭喜你們今天獲勝！這場比賽你獨得六分，恭喜你！我說過，只要你再多進步一點，湘北就會越來越接近稱霸全國的目標！（晴子的一番話，溫暖了一個寂寞的戰士）」（二十五，30），甚至遠道從神奈川搭車到廣島（二十三，96），借宿在親戚家只為專程親臨賽場加油打氣（二十五，30）。甚至還會在內心深深祈禱：「櫻木，求求你！救救我們的比賽吧！」（二十七，167），並表示：「日本第一的山王承認了櫻木的能力了！」（二十八，174）。

漫畫文本中，晴子常常關注流川楓奮力練習、全心競賽的模樣，深深感受他過人的運動能力，但內心卻煩惱著：「流川楓滿腦子都是籃球，根本沒有容納我的空間」（二十二，41）。文本敘事至此，也顯露出男性運動員追求競賽成就、女性球隊經理尋求灌籃高手的親暱，兩者皆須透過「男性的認同」來建立自身的主體價值。文本論述中，不論是女性球隊經理的愛慕或是觀眾對球員的熱情加油，這些性別互動都把女性化為偶像崇拜者的存在，肩負愛慕與崇敬灌籃高手的文化功能。此一角色展演並非單向的表現，而是一種雙重互動下的開放情境。

全集最後行將完結之前，彩子向全隊宣布即將要增加一名成員加入球隊經理的行列：「我是赤木晴子，請多多指教。」強調晴子接受學姊邀請擔任第二位球隊經理原因是：「因為彩子認為她一個人管這個以全國為目標的隊伍，有點力不從心」（三十一，174；三十一，181）。在漫畫文本中，晴子是在第 31 集完結篇才正式宣告加入球隊成為女性球隊經理。但文本

內容中，赤木晴子的角色非常吃重，也呈現晴子在三大角色結構中的定位，整部漫畫文本的內容中，赤木晴子一直都在球隊旁支持並提供協助，這些表現也成為學姊彩子「觀察」晴子是否有意願和能力加入球隊經理的工作行列。漫畫文本中也因為協助球隊多項庶務勞動的劇情鋪陳，才讓身為高一的晴子受到認可，並且正式受邀加入團隊，呈現出球隊經理上下傳承的環結，再現出女性球隊經理的招募常是由學姊觀察、挑選適合的學妹來協助整支球隊。尤其，湘北這支正在上升的運動隊伍，男性球員將被要求專注在後續更為嚴苛的訓練與比賽當中，進而導致其他日常庶務的增加。漫畫文本中，即是藉由兩位女性球隊經理之間的傳承、連結，合作分擔運動團隊的庶務勞動，並讓男性選手與教練在面對訓練與比賽時能無後顧之憂。

因此，女性球隊經理間的傳承，是藉由學姊、學妹之間的連結，進而形成女性球隊經理的招募與融入。這也是漫畫文本在完結篇時也正式宣告赤木晴子成為正式球隊經理的主要脈絡，也是本文向後銜接兩項女性球隊經理角色功能的前奏。如再將晴子跟彩子進行比較，彩子作為正式的球隊經理，更加節制自己與球員之間的關係，例如對宮城的愛戀，可以看出彩子很是關心宮城，但總會拿捏清楚，不要踰越自己所設定的界線（二十五，38），最多僅能低調地在宮城手心上寫下激勵的話語：「第一後衛」（二十七，58；二十八，31）。事實上，彩子在宮城手心寫下這句話的同時，已經透露出彼此非常親密的人際互動。承上所述，在漫畫文本中，女性球隊經理與男性球員之間的戀愛崇敬現象，所在多有。晴子則在正式擔任球隊經理後，馬上寫信給正在傷後復健的櫻木：「以後每個星期，我都會將籃球隊的狀況寫信告訴你，這是我的第一份工作。你最喜歡的籃球，正在等著你」（三十一，175-185）。這段完結篇的最終對白，也象徵了籃球的成就和女性的愛慕，是櫻木花道同時追求的兩項目標。



## (二)女性球隊經理「照顧型工作」的角色與功能

全集文本中，女性球隊經理也經常會執行「照顧型工作」的庶務勞動（例如茶水的準備、休息室的打掃、比賽制服的清洗、選手的健康管理、運動傷害緊急處理、在選手煩惱時與之談心、鼓勵選手）（稻田俊治，1991）。在全集當中，第一次出現隊室整理、木質地板清潔與球具擦拭等庶務勞動有關的畫面則是隊長赤木剛憲在集合訓斥湘北男性球員時：「(全隊)集合！你們為何不把球擦一擦？這麼髒怎麼打？地板也是！你們到底有沒有確實擦過？偷工減料！」。隊長的責備，得到全隊的回應：「對不起！」（一，151）。

會發生這個插曲的原因是，櫻木在球館旁偷聽赤木隊長的訓話後，為了可以加入籃球校隊而想私下討隊長的高興，櫻木因此：「一整夜都沒回家，留在體育館將所有的籃球和地板擦拭乾淨」（一，152-158），刻意將籃球隊室打掃得非常乾淨，才引發這件日常庶務的問題。隔日早晨赤木到達體育館時，看見櫻木睡癱在地板上，才開始對這位高中生的毅力表現有所改觀，並很快就讓櫻木如願加入籃球校隊。也因為上述事件，赤木在集合所有球員時訓斥道：「我是隊長赤木剛憲。首先分配你們一年級的工作。練習前要擦球，練習後要擦地板，這兩件事一定要做好。昨天有一個人（櫻木花道）做得很好，讓我很感動。大家要多跟他學學」（一，165）。彩子這位女性球隊經理則在這時間點初次登場，赤木則嚴肅地說她一句：「妳遲到了，彩子」（一，170）。

彩子則笑嘻嘻地回應：「對不起，我來晚了！我是球隊經理——彩子，今年二年級，請多指教！」（一，170）。全集中除了櫻木花道在想加入球隊時，為了討好赤木而認真進行清掃工作之外，也曾在對戰海南隊因個人失誤導致落敗時而剪光頭、染紅髮，隔日刻意比其他隊員更早到球館清潔地板（十五，164），象徵他要從新開始、自我振奮。另一個突出體育館的

清潔畫面則是之前湘北球隊戰績不佳，但赤木又堅持嚴苛的訓練課表，許多球員紛紛退隊，赤木自己則一個人孤單地留在體育館內「清潔地板、擦拭球具」(十四, 23)。但，綜覽全集，讀者會發現幾乎沒有任何畫面、對白與情節，再現這群湘北男性球員從事訓練與比賽之外的球隊庶務，漫畫文本中球隊庶務並非男性球員的日常重點。然而，關於庶務的操演，也可以從晴子和彩子初登場的情節脈絡予以說明和比較。晴子的登場就突出戀人的角色，彩子的出現就是揹著急救箱匆忙進入體育館的庶務承擔者，兩人的登場脈絡已為她們設定了在團隊內的主要角色與功能偏重。

就在漫畫文本持續推進的過程中，女性球隊經理的角色結構也逐漸明顯。文本描述彩子在體育館幫助籃球隊準備與陵南高中進行首場練習賽，並且在場邊喊道：「很好，大家都表現得很棒！接下來練 3 對 3 半場球」(三, 120)。球隊經理肩負為球員們打氣與鼓勵的任務，此種「情緒勞動」是女性球隊經理的主要工作內容之一。文本不也斷描繪諸如此類的畫面，如和陵南對戰並展現逆轉勝的氣勢時，球經彩子對場下的新生說：「你們也出場的話，湘北一定會更強！」(五, 109)。充分使用機會激勵新進的板凳球員。彩子也會在場邊吆喝：「加油啊！良田一！」、「宮城，截的漂亮」、「宮城，傳得好！」(九, 78；十, 110；十七, 160；二十七, 68)，更會在練習賽 0 比 17 落後時，出聲高喊：「喂！先進一球再說！」(四, 70)，然後提醒未上場的板凳球員：「喂，從現在起，你們要大聲加油！」(四, 93)。甚至在比分僅差一分的時刻，向大家心戰喊話：「各位，打起精神來！」(二十一, 75)。也會激勵球員：「手舉高一點、運用腳勁，想盡辦法纏著對方」(四, 188)、「時間還有六分鐘喔！再加把勁！」(五, 31；五, 42)、「搶籃板球」(五, 51；五, 57)、「你表現得很好！流川楓」(五, 94；十, 76)、「加油！櫻木！」(十五, 180)、「加油！加強防守！」(五, 169；九, 14)、「很好，相當好！」(二十五, 128；二十六, 106)、「你們真是酷斃了！」(二十六, 106)、「聲音太小了！再來一次，你們現

在沒有時間沮喪了」(十五, 132)、「加油！剩下兩場一定要贏！」(十五, 152)，更在對戰海南大附屬高中落敗隔日，在體育館牆面上貼上一幅「背水一戰」(十五, 135；十五, 172)的書法，希望激勵全隊隊員。

晴子也會在櫻木花道落敗海南的隔天，去安慰心情不好而翹課的櫻木，對他說：「你是個籃球選手，昨天是你第一次以灌籃得分的比賽。將來一定會有人問你，櫻木選手，請問你第一次灌籃得分是什麼時候？我(晴子)在體育館等你，我要去看他們練球了！（記得）天才也有失誤的時候」（十五, 142）。晴子以溫柔的方式安慰櫻木，而且是因其個人失誤所造成的落敗。

除了鼓勵球員以外，彩子也會在球員休息室，和安西教練一同幫忙發送繡有號碼的球衣給選手(三, 159-164)。晴子和櫻木則曾在特別訓練後，兩人共同「整理、清潔、拖掃木質球場地板」(二十二, 176)。晴子更會特地到球場：「哈囉，我給你們送飲料來了！」(九, 23)，為球員加油打氣。彩子還經常要排解櫻木花道和流川楓兩人之間的無謂爭吵：「夠了！現在不是吵架的時候！」(九, 53；十九, 14)。這種排解男性之間的爭吵場面，也是女性球隊經理這個「陰柔氣質」的重要角色，可在充斥「陽剛氣概」的男性團隊裡，扮演一種緩衝器與潤滑劑的作用。

有時文本畫面也會帶到彩子正揹著簡易防護箱匆忙進入體育館(一, 170)。透露出簡易包紮與傷害管理是女性球隊經理的工作之一，肩負起防護、照料男性球員的功能。這樣的場景頻繁出現，因為一個高度肉搏、貼身衝突的競賽，激烈的競爭場面常要以身體的損傷與毀壞為代價。例如，隊長赤木嚴重掛彩，彩子（也只有她一個人在場）會要求他必須先到醫務室檢查（已超過初階的傷害防護）：「你必須先到醫務室檢查，你的骨頭或許有異狀。赤木學長……」（十三, 34-39）。櫻木在對戰陵南和山王工業時受傷，彩子也會備妥醫藥箱在場邊確認他的傷勢狀態（十八, 174-183；三十, 181-187）。因此，球隊經理肩負許多「照顧型工作」的角色，諸如

飲料茶水的準備、球衣號碼布的整備、休息室與球場的掃除清潔、選手運動傷害的緊急處理、排解球員之間的鬥氣紛爭以及在需要的時候盡力激勵選手，這些都是文本中「球經實作」的日常細節。

### (三)女性球隊經理「支援型工作」的角色與功能

「支援型工作」(比賽的紀錄、隊費雜支的管理、設施的管理、比賽結果的分析和評價、用具的管理、練習的紀錄、練習用具的準備、幫忙練習活動、教練和隊員的聯絡事務、畢業校友的聯絡、行事曆的規劃與準備)(稻田俊治, 1991), 也是女性球隊經理的重要工作。

例如, 彩子會被要求幫忙訓練菜鳥新手。隊長赤木就曾把櫻木交付給她進行基礎訓練:「他是初學者, 由基礎教起吧!」(一, 175), 彩子遵從指示, 認真幫忙櫻木練習原地運球與基礎控球:「還沒完, 還有一分鐘。櫻木, 挺直腰桿, 用腰力。基本姿勢!!」(一, 175-191)。當對戰陵南高中時, 櫻木表現出良好的運球動作時, 彩子馬上會驕傲地強調:「這麼棒的運球姿勢, 可是我彩子每天教他的基礎動作呦! 呵呵呵」(五, 16)。文本中, 也不斷再現彩子和晴子到場邊花費大量的時間陪練(二十二, 53; 二十二, 157; 二十九, 178)。

此外, 彩子也會跟隨球隊移訓, 為全國大賽做準備(二十二, 110)、隨隊參加全國高中聯賽(二十三, 27; 二十五, 19), 並到場邊拿著碼表與記錄板, 紀錄球隊的攻守紀錄、競賽狀況(四, 144; 五, 156; 五, 178; 五, 182; 六, 8; 六, 29; 六, 36; 六, 62; 六, 71; 九, 61; 九, 147; 九, 166; 十, 52; 十, 141; 十一, 98; 十二, 22; 十二, 69; 十二, 87; 十四, 40; 十五, 10; 十五, 45; 十五, 52; 十五, 61; 十五, 178; 十五, 180; 十六, 10; 十六, 17; 十六, 29; 十八, 75; 二十, 100; 二十, 173; 二十一, 53; 二十一, 61; 二十五, 155; 二十七, 57; 二十八, 43; 二十八, 82; 二十八, 145) 與敵情蒐集:「原來如此, 每一場比賽幾

乎都是以破百的高分獲勝。只有對大榮學園之戰，才以些微的差距敗北」（二十三，112）。此外，安西教練為了增加決賽取勝的籌碼，為櫻木花道進行量身打造的特訓，口中則唸出彩子為櫻木所做的個人競賽統計資料：「你七場比賽的總得分是 17 分。剔除掉罰球部分，你得了 14 分。其中 6 分是擦板得分。4 分是在籃下進籃，4 分是灌籃得分。這份資料說明，你只有在近籃下的位置，才有能力進籃。有了這些資料，就知道你要努力的地方，比賽前練投兩萬顆球如何？」（二十二，133-147）。也會收集對手球隊的資訊，將情搜告訴隊員作為未來戰術運用的可能策略：「光是我們縣內就有兩百多支隊伍！包括去年的優勝隊——海南大學附屬高中，他們連續十年在 IH（高中校際比賽）中出盡風頭！是支超強球隊。還有，每年緊追在後的去年亞軍——翔陽！然後是，擁有天才仙道和怪物魚住陵南高中」（六，116-118）、「A 組的海南大學附屬高中以 150 的高分進入決賽，C 組的陵南也以壓倒性成績進入決賽。B 組是我們湘北，D 組則是武里高中……」（十一，184）。

另一方面，在文本中，球員除了要追求場內的競賽能力外，更要兼顧場外的高中課程要求。因為櫻木在校成績有四科不及格，按規定不能參加社團或對外參與籃球比賽（二十二，92），彩子、晴子集合在赤木家的客廳為這群「紅字軍團（以櫻木為首，流川楓、宮城、三井也共同參加）」進行學校課業輔導（二十二，97-107），為了補考而挑燈夜戰。從文本中也可以看到，整部漫畫都在流川楓、櫻木花道和宮城因為練習的關係以及對課業的疏忽，經常在課堂上呼呼大睡（二，117；三，75；十五，129；十五，130）。因此，文本中的女性球隊經理，實作相當多元的「支援型工作」，例如幫忙菜鳥基本動作的練習、練習與比賽的計時紀錄、幫忙練習活動、統計個人競賽資料、相關敵情收集以及輔導球員落後的課業。

全集中除了男性球員與女性球隊經理的存在之外，安西教練則是扮演一位和藹可親的長者角色，話不多，胖胖的，為人和善。但在關鍵時會給

予球隊重要的決策與調度，例如在湘北對海南戰況激烈的時候，會在中場休息時為球員設定戰略：「我們現在最壓制不住的，就是貫穿全場的牧，不管牧是傳球還是自己投射，海南的攻擊都是從那時候展開。赤木！流川！三井！宮城！你們四個人組成一個防守區。如果牧一開始貫穿全場，你們四個人就立刻施加壓力，把它封死在裡面！」。三井問：「四個人一起上？這樣我們外圍不就空了嗎？」。安西教練則回：「這就是我們要付出的代價。牧紳一是值得我們這麼做的！只要他們的領導者牧亂了陣腳，整個隊的默契就會受到影響。現在差距整整十分，我們只有賭一賭了！還有，櫻木！沒有你，我們的戰略就無法完成」（十四，88-92），以及其他訓練與競賽的決策考量：「最重要的一點就是，要讓他們認為你和他們以前比賽的對手不一樣。讓他們措手不及，自亂陣腳。我們要採取奇襲戰術，一舉擊潰他們！首先就是要先發制人」（十六，8；二十三，114；二十三，185；二十四，7；二十四，184；二十五，158；二十六，108；二十七，54；三十，139），甚至會說出激勵人心的至理名言：「要是放棄的話，比賽就等於結束了喔」（二十七，148；二十七，160）。事實上，安西教練「在大學籃壇的名教練中，人稱白髮魔王——斯巴達籃球教練」（二十二，10）。也就是說，身在球隊的同一時刻，男性球員所設想的是如何讓自己變得更強，讓球隊可以在嚴酷的競爭環境中稱霸。教練則負責擘畫戰術戰略，運用全隊的可能性表現最佳的一面。女性球隊經理則在場邊輔助、期望隊伍越來越強，邁向冠軍之路。在這裡，每個人都有自己的角色，並扮演著自己的功能。

因此，球經再現的性別分工已在本文的引述及分類中予以多方面的呈現。此一性別分工是大眾媒體再現的社會結構，在文本中，彩子則被賦予較受尊敬的地位，這與她身處高二學姊的年齡階層與入隊時間、經歷有關。也就是說，彩子所內攜的文化資本與社會資本相對而言更高一些，尤其對櫻木花道這群小高一球員而言。這也導致其象徵資本與地位的意義呈

現，例如彩子會要求學弟和所有場邊球員熱情加油，這樣的姿態表現並非是低下卑微的，而是具有帶領團隊的意義。再舉一例，赤木隊長對於彩子參與球隊練習時遲到雖有抱怨，但彩子並未低聲下氣的道歉，而是用開朗的笑容一筆帶過，也透露出她本人開朗自信的一面。

另外，隊長和教練也會賦予她較為重要的工作任務或職責，但所有這些工作和勞務都不脫社會分工的性別框架，也圍繞著偶像崇拜、照顧型、支援型等三大角色類型，明確呈現出性別差異的不平等，關於這一點，也是本文所要突出的重點：「大眾媒體文本再現著主流的性別意識形態」。這樣的性別意識形態則是以隱性的方式自然呈現，鑲嵌在文本的各個角落，如果僅以女性球經支援男性球員而付出心力為聚焦重點，那當然是值得肯定的面向。但事實上，女性球隊經理的角色仍被限縮在性別分化的社會論述框架中，與男性球員和教練之間劃出一道性別差異的鴻溝，這一切都自然而然地隱含在漫畫文本當中。當吾人以社會分工的性別理論來分析媒體文本時，社會不平等的性別分工才會被顯性地論證出來，藉由批判論述分析的分法能對這個論述框架進行細節分梳與脈絡化，進而達到解構其性別意識形態的效應，這也是本文最重要的研究題旨。

#### （四）「性別意識形態」與「厭女情節」的球場眾生相

除了上述三項有關球隊經理庶務的性別化分析之外，漫畫文本也在日常互動中浮現「性別意識形態」與「厭女情節」。例如，當湘北和山王激戰時，球在宮城手中，彩子喊著：「良田！你是男人就快超過去」（三十，156）。另外，三年級的木暮在對戰陵南勝利時，彩子也對他說：「不許掉淚，英雄是不會落淚的」（二十一，111）。除此之外，山王工業王牌澤北面對流川楓的防守而處於下風時，澤北的隊友馬上嘲諷他：「少出洋相，免得你的女性球迷從此就減少囉！」（二十六，74）。上述的文本論述，是男性球員與女性球經之間的互動情境，並以話語強調「男強女弱」的性別

意識形態。

另一個與此有關的畫面則是，與櫻木一同升上湘北高中的國中同伴——水戶洋平，看著彩子為櫻木示範腰間與胯下控球時，以不耐的表情說：「那個男人婆經理又在那裡火上加油」（一，185），意指彩子的示範和指導基本動作會是櫻木花道男性氣概受到損害的原因，並將彩子污名為「男人婆」。這句「男人婆」，象徵具有知識與技能的球隊經理僭越了女性應有的社會位置，混淆了男性與女性應該做的事情和該待的社會位置，當女性球經無意間使男性球員屈居下風而表現出陽剛有能力的模樣時，水戶馬上被這種曖昧不明的社會情境所惱怒，連帶產生「厭女」的反應。可以說，漫畫文本不時穿插著「愛女的畫面」與「厭女的情節」。當然，女性球隊經理仍可從中獲得團體的認同與歸屬感、個人經驗的增加、幫助球隊共同奮鬥的價值感以及觀看精彩球賽的刺激感與強烈感動等，雖在漫畫文本中並無對白與文字的呈現，但仍可在其中觀察到上述女性球隊經理的主體經驗與感受。只是，對比場上拼搏的男性球員與場下穿梭的女性球隊經理，仍舊再現出男強女弱的文化意義。

從支援球隊庶務工作、按錶計時、統計對戰得分表、為球員熱情加油、營造團隊氣氛、乃至作為愛慕球員的角色，作為讀者可以看見一部運動漫畫中，男性運動團隊戮力追求賽場勝利、邁向全國冠軍時，場邊隨時有女性球經的支持、輔佐、幫忙乃至愛戀崇敬。男女之間的社會分工被切割成各種二元的框架，如場內與場外、公領域與私領域、強與弱、陽剛與陰柔、外顯且有生產力的競賽成就與內隱而無生產力的周邊庶務、高與低，藉此不斷「再現」一個穩定的性別秩序。

女性化的角色與功能，不斷在漫畫文本中上演，構築出一副自然而然的「球場眾生相」，形成一個女性球隊經理的現代神話。尤其，球隊經理的工作經由媒體的再現，產生一種「專屬於女性」的刻版印象，並且「固化」此間的工作類型，彩子與晴子則在場邊從事符合女性特質的工作內



容，是一種窄化女性主體選擇的文本論述結構，即便是虛構的文本，卻具有深刻的認知引導作用。

值得一提的是，雖然女性球隊經理有三大角色功能結構，但在文本中，並不會藉由一個角色去滿足所有的功能要求。譬如說，晴子更突出地扮演偶像崇拜的角色，而彩子則更多在照顧型工作與支援型工作的角色上進行團隊的協作，並在三大角色結構內展演她的功能與特質。總結而言，這部由井上雄彥所繪製的經典運動漫畫，定是他深刻觀察社會現象並融合個人想像所呈現出的媒體文本。這些文本中所描繪出來的事物，也是他心目中認為最具價值、最有吸引力、最能聚焦女性球隊經理的畫面與文字，並且藉著漫畫再演出女性球隊經理的文化認知與意象，傳達出深刻的性別意識形態。

因此，在這個越來越習慣透過圖像傳遞訊息的世代，「閱聽大眾 (audiences)」時時處在潛移默化的媒體環境中，接收支配性的社會價值，並用視覺機制認識、理解、並且認同某些社會現實。當女性球隊經理的意識形態發生效果時，就有利於合理化性別的差異，促使具有特定歷史脈絡的社會價值轉變成自然而然的世界觀，並讓社會秩序、角色結構與日常實作得以順利地「再生產」。關於這樣的文化現象，米蘭·昆德拉即用「意象形態 (imagology)」一詞來形容主導社會發展的力量，並強調意象形態是指在自由時間內用圖像傳達深刻的意識形態與價值體系，會對身處其中的人產生巨大的影響 (王振孫、鄭克魯，1991)。正如村上龍所說：「優秀的運動選手，光用看的就覺得很美。他們的出身、教養、家庭問題、醜聞、國籍、意識型態，在他們動作散發出光和熱時就全部消失了」(村上龍，1986)。承上所述，本文已初步分析《灌籃高手》所內攜的性別意識形態，閱聽眾則必須營造自身的媒體素養，成為一位「行動的閱聽人」(成露茜，2013)，才能解讀並且鬆動具有性別差異的價值體系。

#### 四、《灌籃高手》的雙重效應——美好的詩學體驗與性別的文化政治（代結語）

《灌籃高手》為閱聽眾帶來雙重效應，一種是文本所展演的感動與共鳴，形成美好的「詩學」體驗，另一種效應則是文本內的性別意識形態與刻板印象，造成值得商榷的「文化政治」效應。簡言之，大眾媒介具有正面的教育價值，對於支配性體制的維持也有所貢獻。以此而論，女性球隊經理的媒體再現，突出了「戀人的崇敬」以及「照顧型工作」與「支援型工作」的角色結構，深刻體現性別不平等的社會分工，浮現出運動世界與社會世界之間的關聯有其「結構同源」之處。

男性球員在文本中，被再現為專心致志於訓練與比賽的情境中，其他球隊庶務則由女性球隊經理承擔，是一位「場邊的無名英雌」，這樣的再現與意義的呈現，逐漸將本來在男性團隊內的庶務勞動，設定為女性球隊經理的專屬任務，形成媒體再現的性別分化。也就是說，大眾流行媒介具有吸引力來造成運動社會化的效應，它不僅讓學子們嚮往球場上的堅持、韌性以及永不放棄的精神，也可能把性別刻板印象滲透進入意識深處與身體行為。因此，只有當讀者們持具「媒體素養」來批判性地「重讀」文本時，性別意識形態的「解構」才能漸次形成。

所以，並非某種嚴厲的意識形態教化體系誘使人們贊同現存的社會價值，而是藉由媒體和消費文化的娛樂來完成這些任務。媒體娛樂通常令人愉快，誘使閱聽眾認同某些觀念、態度、感受和立場，製造出與現存價值觀、體制、信仰和實踐相一致的思維和行為（Kellner, 2002）。以此觀之，本文也有意指出越是受歡迎的媒體文本，越需要進行必要的文化檢視，如此才能在詩學體驗的共鳴中，同時明白其性別政治的文化意涵。

法國神話學者羅蘭巴特也嘗言：「生命中用肢體動作展現誇張真理的重大時刻」（許蕃蕃、許綺玲，1997）。以本文的脈絡而言，此言所要展開的是，社會群體或個體可以透過媒體世界的性別再現來理解社會世界的深層結構，從而有能力選擇以批判論述的視野來解讀根深蒂固的文化現象，不會輕易就為這個或那個媒體文本敞開由衷的認可，藉此才可鬆動媒體再現背後的性別機制。「入戲的閱聽眾」如能省思身邊各種流行文化讀本，那麼具有「判斷力」的媒體素養，方能開啟。

## 參考文獻

- Allan G. Johnson (2008)。《性別打結：拆除父權違建》（成令方、王秀雲、游美惠、邱大昕、吳嘉苓譯）。群學。
- 上野千鶴子 (2015)。《厭女：日本的女性嫌惡》（楊士堤譯）。聯合文學。
- 井上雄彥 (1991-1996)。《灌籃高手 (Slam Dunk) 單行本 1-31 全集》（廖乾助譯）。大然文化。
- 四方田犬彥 (2020)。《漫畫的厲害思想：1960-80 年代日本漫畫的嶄新想像》（邱香凝譯）。奇異果。
- 成露茜 (2013)。行動閱聽人。載於成露茜、羅曉光（主編），《批判的媒體識讀》（第二版，頁 337）。正中。
- 米蘭·昆德拉 (1991)。《不朽》（王振孫、鄭克魯譯）。時報文化。
- 村上龍 (1986)。《走れ！タカハシ》。講談社文庫。
- 邱建章 (2007)。夢想生產的空間—運動漫畫中所刻劃的夢想與印記。《學校體育》，98，94-107。
- 姜穎、吳宗翰 (2021)。健康主義與美麗迷思—臺灣女人「動起來」的消費主義意涵 (1990-2010)。《運動文化研究》，38，73-107。

- 柿沼昌芳 (2006)。女子マネージャーと性別役割分担。月刊生徒指導，36(8)，64-68。
- 洪嘉菱 (2003)。運動新聞文本の性別意涵分析[未出版碩士論文]。國立體育學院體育研究所。
- 胡崇偉、陳月娥 (2013)。臺灣社會下的媒體再現與女性運動員：屬民觀點的批判。體育學報，46(4)，475-490。
- 倪炎元 (2018)。論述研究與傳播議題分析。五南。
- 唐文慧 (2012)。父職角色與照顧工作。載於黃淑玲、游美惠 (主編)，性別向度與臺灣社會 (頁 325-343)。巨流。
- 畠山幸子 (2000)。クラブ活動における性役割分業—女子マネージャーが性差別を支える。載於亀田温子・館かおる (主編)，学校をジェンダーフリーに。明石書店。
- 高井昌吏 (2005)。女子マネージャーの誕生とメディアスポーツ文化におけるジェンダー形成。ミネルヴァ書房。
- 張晉芬 (2013)。勞動社會學。政大出版社。
- 張晉芬、林芳玫 (2003)。性別。載於王振寰、瞿海源 (主編)，社會學與臺灣社會 (頁 191-213)。巨流。
- 張培元 (1997)。灌籃高手漫畫對於體育運動之教育意涵。中華體育季刊，11(3)，35-42。
- 陳仲偉 (2004)。日本動漫畫的全球化與迷的文化。唐山。
- 陳君毅 (2020年6月22日)。《灌籃高手》手遊上市 22 天營收破億、下載破 200 萬。數位時代。https://www.bnext.com.tw/article/58178/slam-dunk-and-ip-games
- 楊照 (1999)。迷人的漫畫。載於李衣雲，私と漫畫の同居物語 (頁 4-9)。新新聞文化。
- 関めぐみ (2018)。〈女子マネ〉のエスノグラフィー—大学運動部におけ

る男同士の絆と性差別。晃洋書房。

潘翠雯 (2007)。晚近台灣撞球運動的轉變[未出版碩士論文]。淡江大學大眾傳播學系。

稻田俊治 (1991)。運動部における女子マネージャーの役割に関する研究。日本体育学会大会号・40・176。

羅蘭·巴特 (1998)。神話學 (許蕾蕾、許綺玲譯)。桂冠。

Chodorow, N. (1999). *The reproduction of mothering: Psychoanalysis and the sociology of gender*.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Coakley, J. (2004). *Sports in society*. McGraw Hill Company.

Hargreaves, J. (1986). *Sport, power and culture: A social and historical analysis of popular sports in Britian*. Polity Press.

Henslin, J. M. (2014). *Social problems: A down-to-earth approach* (11th edition). Pearson Education.

Kellner, D. (2002). *Media spectacle*. Routledge.

Maguire, J., Jarvie, G., Mansfield, L., & Bradley, J. (2002). *Sport Worlds*. Human Kinetics.

McDowell, L (1999). *Gender, identity & place: Understanding feminist geographies*. Polity Press.

Nixon II, H. L., & Frey, J. H. (1996). *A sociology of sport*. Wadsworth Publishing Company.

Wenner, L. A. (1998). Playing the mediasport game. In L. A. Wenner (ed.), *Media sport* (pp.3-13). Routledge.

